

# 大学筒子楼的烟火气

□白衍吉

新晚报

08


2024年  
9月27日  
星期五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三事儿
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

  
大学校园里的筒子楼存在了大半个世纪,留给过来人的是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忆,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随着社会变迁、时代进步、国家强盛,其中的人间烟火气已由苦中作乐变为欣喜有加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在北师大读书,曾到过学校教工宿舍工七楼黄会林老师的家,她那时是现代文学教研室助教,后为资深教授、著名学者。工七楼是筒子楼,四层楼,每层中间是走廊,东西尽头有窗户通风。走廊两边为宿舍,每间约15平方米,楼道里堆着各家的杂物,有公共厕所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大学筒子楼状况。20世纪50年代初,高等院校的筒子楼基本是学习苏联模式建起来的。

我毕业回哈几年后,妻子分配到了黑龙江中医学院。那时学院地址是现在的哈尔滨理工大学,我家就住在学校分的筒子楼里,筒子楼有外楼梯,没有暖气,都是烧炉子做饭,烧火墙取暖。我们二十几户人家住在一栋楼里,两家住一大间,房子中间的间隔墙最开始是两家用木板、书架、箱子、柜子、桌椅、木板搭建的,后来学校后勤处给砌了一堵砖墙分开了。我们一家在这样的

环境里生活了8年,书写了温暖与感悟,并有了小儿子。

  
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,物资匮乏,各种生活用品短缺,柴米油盐糖肉菜、棉布线皂日用品,一律按计划供应,凭票购买。为了给增加营养,家家养鸡生蛋,我也买了两只淘汰的“白乐呵”母鸡,一只是大冠子,两天下一个蛋;一只小冠子。上中学时我曾到哈木器厂勤工俭学,跟师傅学会了使用手锯、刨子等工具,于是我用小木方和木板条钉了一个鸡笼子,笼子底铺上钢板纸,上面撒上炉灰。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准备鸡食,把白菜帮子剁碎再掺入剩菜汤、苞米面什么的用来喂鸡,白天把鸡笼子挪到窗户底下晒太阳,这样才能收获硬皮蛋。

上幼儿园的儿子喜欢看这两只鸡,大冠子下蛋了,我便取出来,偶尔有双黄蛋时,令人格外高兴。楼道里家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,多数人家都用便宜的铁皮做成圆筒状,也有铸铁的,铸铁的花钱多。这种炉子一般用于室内取暖、做饭,可接上细圆的烟筒往窗外排烟。妻子是北京人,用惯了蜂窝煤炉,是我家名副其实的“火头军”。每到晚上,她看炉内火候合适后,便压上两块蜂窝煤,一夜不灭。第二天一早,拉开炉子下面的风门,火便着了起来。炉子上经常坐着铝壶或铁壶,随时有热水用,很方便。


有的人家不太会用蜂窝煤炉,隔三岔五就会灭火,重新烧柴引燃蜂窝煤是很令人讨厌、烦心的事情,经常导致楼道里浓烟滚滚,很呛人,楼道墙壁因此被熏得



黑乎乎的。

那时我们如厕用东、西两个厕所,各家轮流值日清扫,后勤工人师傅也常带着工具疏通,但还是脏乱差。

那时每周工作六天,星期天休一天。每到星期天,筒子楼里便弥漫着烟火气,蜂窝煤炉上做的好吃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

  
老郭是我的邻居,我家和老郭家住一个大间,两家各住一边。老郭的两个女儿把我家的两个男孩当小弟弟,经常带着一起玩,很亲。

那些年,国庆节过后,我俩便从后勤处借手推车去煤厂拉蜂窝煤,还拉秋白菜、土豆、萝卜等。为了过冬储菜,我俩在楼下大杨树边的空地上,用铁锹挖了一个开放式大菜窖。他弄来好多根粗铁管当横梁,架上木板,铺上塑料布,然后再用挖出来的黄土厚厚地覆盖好。为防止废气积存,还留气孔通风换气。菜窖口很大,可轻松顺着木梯上下,

窖里放满了白菜、土豆、红萝卜、青萝卜、胡萝卜、雪里蕻、地瓜等,再加上放在楼道的一大缸酸菜、几坛咸菜,漫长的冬季不缺蔬菜吃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高等教育受到重视,大学开始新建教学楼、教工宿舍、学生宿舍,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。我家于1980年搬到和平路省中医学院家属楼,住上了一室半、有暖气和上下水的房子。1982年我们单位在道里区井街盖了新家属楼,我们家随即搬出了省中医学院家属楼,人住了新居。

进入新世纪后,大学筒子楼被陆续拆除了,宽敞、舒适、明亮,配备电梯的一栋栋高楼,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道靓丽的风景。

## 老师,我想念您

□丛玉盛

时光匆匆,我已步入古稀之年。闲暇时经常忆起自己的几位老师,虽然粗糙的笔触无法将师恩精确描摹,但他们深沉的爱将在我的记忆中永恒。

1963年我入学哈尔滨市建国小学,蔡淑贞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老师。她当时20多岁,身材高挑,留着一头齐耳短发,浑身上下透着利落和精明,清秀的脸上常常带着母亲一样的微笑。听蔡老师讲课是我们的一种享受,45分钟的课,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记得刚入学时,我在许多方面都不适应,蔡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均给予了我很多帮助,使我不仅各科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先,还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,当上了班长和中队长。

蔡老师虽然只给我们当了四年的班主任,但这四年却胜似十年,这辈子我为能做蔡老师的学生而自豪。小学的后两年,我转到哈尔滨立新小学,班主任是康艳老师。她当时年近30岁,身材适中,对学生比较严厉。我那时当班长,她经常说出一串串严厉的话,总是让我这个小班长在同学面前大失威风。

1969年我小学毕业那天,康老师终于露出了笑容,拉着我的手,和蔼地说:“丛玉盛,你理解老师对你的严厉吗?因为老师期望你早日成才……”老师的眼睛有些湿润,我也从心里第一次感受到康老师的一腔真情。

我在哈78中学度过了中学时光。我最初的班主任是王晖老师,一位女老师,40多岁。她的教学水平很高,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。我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不愿出头,王老师发现后,几次找我谈心。不久,班级组织一次讲故事活动,王老师

点名让我讲《欧阳海之歌》中欧阳海牺牲那一节。为了讲好这个故事,我对着镜子练习,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,惟妙惟肖地向同学们讲述了欧阳海牺牲的故事。在同学们的掌声中,她满意地向我点点头。此后,我开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,使我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。虽然初二下学期王老师不教我们了,但我心里永远记着王老师。

谢奎东老师是我小学、中学期间,唯一的一位男班主任,也是最后一位教我的老师。他教书育人有方,尤以语文教得好而闻名,他对我的教诲至今历历在目。那年他27岁,我当时是班长、团支部成员。他对我要求极其严格,学校组织的每项活动,无论是课堂纪律评比、文化课竞赛,还是战备训练,都力求完美,争当排头。稍有差错,就对我们几个班干部提出批评,有时真让我无所适从。

一次,我们到农村分校劳动,

每天晚上都要对一天的劳动情况进行讲评。谢老师对我们几位班干部说:“你们的讲评不能短于15分钟。”我心想,真是赶鸭子上架,但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。在他的激励下,中学的后两年,我不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综合、分析问题能力以及组织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提高。

岁月如歌,虽然老师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,但留在我心中的却是永远的风华正茂。老师们用知识的甘泉哺育了我,用生命的岩浆浇灌了我。在我的心中,放不下的始终是养我的父母和教育我的老师们,我时常在心中轻唤:“老师,我想念您。”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,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,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,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,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,可配发若干老照片,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,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